

中国作协举行党的群众路线学习心得交流会

本报讯 7月22日,中国作协举行党的群众路线学习心得交流会,专题交流学习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体会。中国作协各单位负责人、各部门处以上干部参加座谈。交流会由李冰主持。先后有8位同志在会上做了发言。

钱小芊在发言中说,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是由党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党的性质和宗旨、党的执政基础以及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执政地位,党应对和解决面临的挑战和危险决定的。他说,作协工作说到底是群众工作,这是由作协组织的性质决定和规定的。作协工作

必须重视并强调为作家服务。通过服务来保证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推动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繁荣发展,积极反映作家的想法、意见和呼声,维护作家的合法权益,发挥党组织、广大党员在作家群体中的先锋模范作用。

阎晶明、施战军、叶梅、张陵、吴义勤、李一鸣、梁鸿鹰在发言中谈到,在全党深入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党的十八大作出的重大部署,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然要求,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的必然要求,是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的必然要求。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进程中所取得的伟大成就,都是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紧紧依靠人民、团结人民、带领人民共同奋斗的结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以共产党人的先进本色,努力为人民服务,把事业和工作推向更高境界。

大家在发言中认为,作为专业性人民团体,中国作协是党联系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文学事业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为人民写作。身处在作协工作中,要适时开展专题讨论会,交流学习心得,结合文学界实际,研究文学思潮,力促文学精品的涌现。铁凝、廖奔、何建明、陈崎嵘、白庚胜、李敬泽出席交流会。

中国儿童文学成就的最新检阅

第九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评奖揭晓

□本报记者 李晓晨

7月19日,第九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评奖揭晓,20部(篇)作品榜上有名,涵盖小说、诗歌、童话、散文、科幻文学、幼儿文学,以及青年作者短篇佳作奖。胡继风《鸟背上的故乡》等7部获得小说奖,任溶溶《我成了一个隐身人》等两部获得诗歌奖,汤汤《汤汤缤纷成长童话集》等4部获得童话奖,孙卫卫《小孩的春天》等两篇获得散文奖,胡冬林《巨虫公园》等两部获得科幻文学奖,张洁《穿着绿披风的吉莉》等两部获得幼儿文学奖,青年作者短篇佳作奖则授予陈诗哥的《风居住的街道》。这些获奖作品题材丰富、风格多样,体现了近3年来我国儿童文学创作繁荣发展的积极态势。评奖中涌现出一批创作实力不俗,同时在读者中颇有影响的中青年作家,他们已经成为我国儿童文学创作的中坚力量。

本届评奖的获奖作品目录在《文艺报》及中国作家网公布后引起很大反响,许多读者都对评奖结果给予肯定,并向获奖者表示祝贺。当然,其中也存在类似《三体Ⅲ·死神永生》是否属于儿童文学范畴的争议,不过,这样的学术争鸣对于拓宽儿童文学创作及评奖的视野和思路都是大有裨益的。本次评奖也是中国作协近年来持续推进文学评奖改革结出的又一成果,实践证明,改革的方向和效果都令人欣慰,科学、严谨、合理、高效的评奖原则和程序确保了评奖结果的权威性和公正性。

评奖机制改革创新

本届评奖历时近半个月,分初选和终评两个环节。其中,评奖委员会名单、纪律监察组名单,评奖办公室主任、副主任名单,参评作品、初选作品以及获奖作品目录都在《文艺报》和中国作家网公示,接受社会公众及舆论监督。在评奖中,来自不同领域的作家、评论家、编辑家进行了充分、深入的阅读和探讨,最终评选出20部(篇)获奖作品。

评奖委员会副主任李敬泽在接受采访时强调,第九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评奖是中国作协近几年来推动文学评奖改革的延续和深化,从茅盾文学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再到本届“儿奖”,中国作协一直努力探索、实施包括大评委制、评委实名制、纪律监察制等在内的整套科学、严谨的评奖原则和程序,实践证明,改革的方向和效果得到了文学界的认可。

李敬泽谈到,本次评奖将大评委制引入“儿奖”,初选与终评环节评委构成保持一致,这样保证了大家能进行充分的阅读和讨论。此外,除来自儿童文学界的评委外,非儿童文学领域的评委比重增加,他们充分发挥了各自的优势,在高效合作中评选出了真正能代表近3年来我国儿童文学创作水准的精品力作。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评委会坚持从文学性和儿童性两方面出发

考量参评作品,遴选出真正符合读者需求以及审美标准的作品。事实证明,这些获奖作品符合上述标准,它们既在艺术上显示出不俗的实力,同时在市场中也受到读者欢迎。

获奖作家年龄跨度大

本届获奖作者的年龄跨度非常大,从年逾九旬的任溶溶到左弦、陈诗哥等“80后”作家,其中,16位作家第一次获得由中国作协举办的全国性文学大奖。这表明,我国儿童文学创作队伍齐整,代际之间衔接良好,青年作家表现尤为抢眼。

评奖委员会主任高洪波认为,从地域来看,20位获奖者来自13个省自治区,覆盖面积广;从年龄段来看,老作家令人钦佩,“60后”、“70后”渐成中流砥柱,“80后”崭露头角。曾翻译过许多优秀儿童文学作品、创作出《没头脑和不高兴》的任溶溶此次获奖是众望所归,他于91岁高龄写出诗集《我成了一个隐身人》,诗集以平白如水的诗句显出深远的境界意味。他的获奖也体现了评委会对终身为儿童文学付出心血的老作家的真挚敬意。

评奖中还发生了一件令评委会感动不已的事情。老作家金波在得知自己的多部作品入围初选后,主动写信给中国作协党组领导,希望退出评奖,把获奖机会留给更多的年轻作家。这封信情真意切,打动人心,体现了老作家对后辈的关爱和支持。这也坚定了评委会在坚持“用作品说话”的同时,大力发现、扶持青年作家的决心。当然,青年作家的作品本身也让评委们认可,左弦的《住在房梁上的必必》、陈诗哥的《风居住的街道》、汤汤的《汤汤缤纷成长童话集》都是很好的例证。

作为新成长起来的一代儿童文学作家,他们的创作更加具有现代意识,既关注这个时代少年儿童的新成长、新变化,又以独特的想象力和表达方式赋予作品较高的艺术水准。

获奖作品风格多样

与往届的获奖作品相比较,本届的获奖作品题材丰富多彩,艺术风格多种多样,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书写底层生活特别是农村题材的作品表现不俗、渐入佳境。

评奖办公室主任梁鸿鹰认为,从题材来看,20部获奖作品中既有描写当下校园生活、反映青少年健康成长以及社会对他们关注的作品,也有通过对动物世界的叙写折射童真童趣的作品,此外还有对未来科幻世界的想象勾勒。从艺术风格上看,既有贴近现实的写作,也有充满幻想色彩的创作,《千变之舞》以独特的想象力讲述汉字的含义,《住在先生小姐城》在轻松幽

默中讲述知识,《风居住的街道》把抽象的风写得灵动而富有层次……这些作品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结合,既反映了当代青少年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又满足了各个层次读者的审美需求和阅读期待。

《鸟背上的故乡》《影子行动》等着力描写城市化进程对农村青少年成长的影响,它们或者关注农村留守儿童,或者从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生活切入,为中国社会的大转型留下了独特的一笔。评委王泉根谈到,来自大山深处的牧童的《影子行动》讲述了农村少年在艰苦的劳动中励志成长、成才,传递了积极进取的“正能量”,小说对农村少年成长的刻画深入、细致。评委刘绪源则对《鸟背上的故乡》印象深刻。他认为,这部小说充满对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热爱和同情,它的写作是深沉的,是从生活深处生长出来的。回家过年的孩子沮丧地坐在三轮车上,与父母的兴高采烈对比鲜明。这个卖菜人的孩子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都找不到归属感。“小说真实、赤裸裸地写出了这类孩子成长的心酸,不是从外围入手的隔膜的写作,而是有血有肉有经验的写作。”

首设科幻文学奖项

本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的评奖首次设立“科幻文学”奖项,《巨虫公园》和《三体Ⅲ·死神永生》获奖。这一分类体现了近年来中国科幻文学作品的迅猛发展势头,特别注意到了科幻文学作品对青少年读者的巨大影响力。

《巨虫公园》是一部典型的少年科幻小说,作家为孩子们讲述了发生在昆虫世界的故事,胡冬林多年生活在长白山的经历无疑为作品打下了扎实的根基。而刘慈欣的《三体Ⅲ·死神永生》则自始至终受到争议——这究竟是不是一部儿童文学作品?对此,评委会认为《三体》是一部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首先,关于儿童文学和成人文学的界定在学术上本来就存在争议,一个基本共识是将适合18岁以下读者阅读的文学作品视为儿童文学。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考察一部作品是不是儿童文学作品,既要看写作者的姿态——为谁而写,也要看受众的情况——谁在阅读。李敬泽说:“儿童文学不仅是写给小毛孩们看的作品,它有不同年龄的读者群,《三体》在市场上受到了中学生的认可和喜爱,从这个层面来说,它毫无疑问可以归为儿童文学作品。评委会在评奖中对《三体》可能引发的争论有充足的思想准备,同时经过了严格的论证。一个最有说服力的例子就是《西游记》,吴承恩的这部小说并不是专门写给青少年的,但它确实是青少年读者特别喜欢的。由《三体》引发的争论将有助于拓宽学界和读者视野,改变人们对科幻文学、儿童文学的认知和理解。”

获奖作品风格多样

与往届的获奖作品相比较,本届的获奖作品题材丰富多彩,艺术风格多种多样,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书写底层生活特别是农村题材的作品表现不俗、渐入佳境。

评奖办公室主任梁鸿鹰认为,从题材来看,20部获奖作品中既有描写当下校园生活、反映青少年健康成长以及社会对他们关注的作品,也有通过对动物世界的叙写折射童真童趣的作品,此外还有对未来科幻世界的想象勾勒。从艺术风格上看,既有贴近现实的写作,也有充满幻想色彩的创作,《千变之舞》以独特的想象力讲述汉字的含义,《住在先生小姐城》在轻松幽

王安忆张大春席慕蓉亮相香港书展

本报讯 第24届香港书展7月17日至23日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期间,王安忆、张大春、王家卫、席慕容等作家、艺术家亮相书展,与读者分享自己的创作和阅读经验。

王安忆畅谈“当文学遇到书”

王安忆以“当文学遇到书”为题,畅谈她对文学出版业受资本和网络影响的看法。

“上世纪70年代末,我开始写小说的时候,在上海一家杂志社工作,那时还是铅字排版、印刷。我每个月要去印刷厂,每一版都要经过繁复的工序。”谈起书,王安忆先从印刷谈起,“那个时候稿费不高,但只要看到铅字,就没有什么奢求了。”

王安忆认为当年的文学生态很有生机,透过健康的文学批评来推动力作家写作,先是读者反应来决定作家的市场,然后变为印刷量。可是,到了传媒加入市场,印刷量就不再真实。她说:“之前读者还是依靠自己的感觉去认识一本书,然后自己作出评价,再决定是否会推荐给朋友。媒体一旦进入,跟出版社的营销结合在一起,事情就变得复杂了。”

对于网络文学写作,王安忆谈到:“在以前,一个作家写自己的爱、自己的痛,用作品与读者分享。作者和读者的关系既遥远又很近,双方没见过但互相了解,这是一种神秘的关系。现在有了网络,写作发表变得容易,同时为了点击率,有时候会根据读者的需求修改故事情节、人物命运。对于这样的写作,我就怀疑,作者是否真心热爱文学?”

张大春、王家卫对谈《一代宗师》

导演王家卫和编剧顾问张大春进行了关于“寻找一代宗师”的对谈讲座。讲座从台版电影书《一代宗师》谈起,该书由张大春的夫人叶美瑶主编出版,记述了王家卫和张大春讨论电影剧本的整个过程。书里除了照片、文章和访谈外,还有一些解读。书的第一页就写着“功夫就是时间”,对此,王家卫解释说,“功夫”一词一开始就是说要花的时间,“人做事情要做好还是要花时间的”。张大春提到,《一代宗师》有个外界忽略的主

要命题是关于等待:“我觉得整部电影,不论哪个角色,都是等待。当你用尽了功夫、耗尽了时间,可能你对于任何一个期待的理想与目标,都没办法去完成,或得到一个你想要得到的结果时,人生就是漫长的、无止境的,而且没有目的的等待。”对此,王家卫说创作也需要等待,“有时你在想一个故事,你今天没有感觉,你接不下去,可能到某一天你就能接下去。这就是创作的一个过程。”

张大春还讲到正在写的新书《大唐李白》,该书他打算写100万字。作品将通过小说、传记、野史、考证,以及他对古典诗的议论,重塑唐代这个“虚荣”的年代以及李白的人生。“李白可能是一个被误会更多、被知道得更少的人。唐代就是一个虚荣的时代,名利跟很重要。当历史的灰尘沉淀下来,我们只记得名字。如此,我们会错过李白的故事。”他笑道:“李白来敲门,动机不详,我想一定有冤屈要申。”

席慕容讲述草原文化的意义

席慕容在书中作了题为“原乡与我的创作”的演讲。她深情讲述了草原文化对自己文学创作的重要意义。她说:“有些东西不需要用眼睛看,不需要用自己的理智感受,而是身体发肤都有反应,就好像觉得故乡是个空间,是长时间有人等你爱你,但那空间不只是在那个空间生存,而是故乡在你身体里面。”她在作品中不断将自己对草原文化的感悟写了出来。

近年草原生态受到不断的破坏,席慕容说,是政策干扰了草原的自然循环,本身需要不时移动的牧民,却被铁丝网捆绑在固定的草原上。原本草原需要牧民、草和牲口三者一起才能活下来,现在却被分离,造成不可挽回的沙漠化现象。

在与读者交流环节,席慕容问读者:“你们愿意听我念一首我在30年前写的诗吗?”读者以掌声作答,于是她当场深情朗诵了自己的诗作《一棵花开的树》《出塞曲》。朗诵到“黄河岸阴山旁英雄骑马壮,骑马荣归故乡”时,她当场哽咽落泪。席慕容说,“蒙古草原的存在,让我感到很心安。”

(欣闻)

话剧《活着》将赴德演出

本报讯 7月22日,《活着》剧组在中国国家话剧院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导演孟京辉宣布,该剧受柏林德意志剧院与汉堡塔利亚剧院之邀,将于明年2月赴德演出。

该剧由黄渤、袁泉主演,由视觉艺术家张武、王琦、王之纲联袂打造精美舞美空间,将魔幻现实主义、写实主义、超现实主义等种种不同的艺术风格杂糅在一起进行展示,以一个人的讲述为线索,折射出中国大历史乃至整个人类在时间延续中的生命状态,并以一种

(画新)



由中国美术家协会、北京画院等单位联合主办的“妙于陈馨——于非闇、陈之佛精品展”将于7月25日至9月2日在京举行。

作为北京画院今年重点策划的“二十世纪中国美术大家系列展”专题之一,此次展览将集中呈现北京画院和南京博物院收藏的于非闇、陈之佛两位工笔花鸟画家的精品力作70幅。展览共分“古为徒”、“我师造化”、“诗情画意”3个专题,力图从传统的继承与发展、写生与师法自然、个人涵养与风格创造等角度揭示中国画内在衍变发展的普遍规律。

(欣闻)